



以乐为刃的精神史诗

——读《抗战音乐史》

王玉美/文

陈志昂所著的《抗战音乐史》，以严谨的学术视角与细腻的叙事笔触，系统梳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音乐发展脉络，将一段被旋律承载的峥嵘岁月，清晰呈现于读者眼前。这部2015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“百种经典抗战图书”的著作，不仅记录了一段音乐史，更深刻铭刻了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觉醒。

全书以“人物研究”为主线，为抗战音乐史搭建起坚实骨架。陈志昂聚焦黄白、聂耳、冼星海等代表性音乐家，循其创作轨迹，串联起抗战音乐从萌芽到蓬勃的全过程。书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名字，而是一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“音乐战士”。黄白以严谨的创作技法，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旋律结合，创作《抗敌歌》《旗正飘飘》等作品，用庄重激昂曲调唤醒民众家国意识。聂耳深入街头巷尾，捕捉时代脉搏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中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”如惊雷击穿黑暗，成为亿万同胞精神呐喊。冼星海在延安窑洞，以煤油灯为伴，用《黄河大合唱》构建气势磅礴的民族史诗，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的旋律，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黄河儿女的抗争力量。陈志昂不仅梳理了

这些音乐家的创作活动，更深入解读经典作品背后的时代语境。每一个音符的选择、每一段歌词的打磨，都与当时战局、民众心声息息相关，让读者读懂音乐如何成为“没有硝烟的武器”。

除人物主线外，《抗战音乐史》的研究视野延伸至多个维度，为这段历史描绘出立体、丰满的图景。书中对“音乐家群体迁移轨迹”的梳理尤为动人。抗战爆发后，许多音乐家被迫离开熟悉的城市，从上海、北平到重庆、延安，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，他们的迁移路线也是抗战音乐的传播路线。颠沛流离中，他们带着乐器与乐谱，在茶馆、学校、军营演出，将救亡歌声传遍大江南北。这种迁移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，更是音乐创作方向的转变，从早期都市抒情转向充满战斗气息的救亡题材，音乐真正走进民众之中，成为连接不同地域、不同阶层的精神桥梁。

同时，书中对“救亡歌咏运动特征”的分析，揭示了抗战音乐的大众性与动员力。不同于传统专业音乐演出，救亡歌咏运动以“集体歌唱”为主要形式，学生、工人、士兵、农民都能参与。简单易学的旋律、直白有力的歌词，让音乐成为最易传播的“动员令”，无数人在合唱中感受到了集体力量，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。而对“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发展”及“战时音乐刊物传播路径”的研究，展现了抗战音乐的“可持续性”。即便在战乱中，音乐家们仍坚持创办音乐学校、编写教材、出版刊物，为中国音乐教育保留火种，也让抗战音乐精神得以传承。例如战时创办的音乐刊物，虽印刷简陋、发行量有限，却成为交流创作经验、传递音乐动态的重要平台，让分散各地的音乐家保持思想共鸣。

《抗战音乐史》的价值还在于，它跳出了“音乐技术研究”的局限，将音乐置于宏大历史语境中，解读其背后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意义。在陈志昂笔下，抗战音乐不再只是旋律与歌词的组合，而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“精神发声”。每一首作品的诞生，都对应着一段真实历史场景，可能是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，可能是后方民众的支援募捐，可能是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抗争。通过音乐，我们得以更真切地触摸那个时代的温度，有悲愤、有呐喊、有希望，更有永不屈服的韧性。这种解读方式，让《抗战音乐史》不仅成为音乐研究者的参考资料，更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抗战历史的独特窗口。透过音乐回望那段岁月，我们更能理解“精神力量”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。

如今，战火硝烟早已散去，但《抗战音乐史》中记录的那些旋律，仍在历史长河中回响。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梳理音乐史脉络，更在于提醒我们：音乐可以超越时空，成为民族记忆的载体。陈志昂以严谨的研究与饱含情感的叙事，让我们看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音乐如何成为照亮黑暗的光、凝聚人心的力。阅读《抗战音乐史》，我们不仅是在聆听经典旋律，更是在重温一个民族用音乐书写的精神史诗。这份记忆与力量，将永远激励我们珍惜当下，守护和平。

故土与远方

《追故乡的人》中的现代乡愁

赵乔/文

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故乡始终是游子最眷恋的地方。古今中外，文人墨客无不将最深情的文字献给故乡。读完《追故乡的人》，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《追故乡的人》是熊培云先生的图文集，它以近百篇短文和近百幅黑白照片，呈现乡村原始朴实生命状态，记录乡村衰败的景象，袒露作者对故乡的复杂情绪。阅读这本书，让我不禁思考自己与故乡的关系。

书中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温暖回忆令我感同身受。江西修水是作者的故乡，是与生俱来的归属。在骨肉相连的亲近中，故乡的山水滋养了他的脾性，奠定了他成长的根基。他能捕捉到故乡事物中饶有意味的部分。小时候给奶奶挑水的水井，曾与玩伴嬉戏的河流，插秧割禾的土地，长满青草的山坡，通往县城的乡村公路……每一段文字、每一幅画面，都是一段鲜活的往事，人物和细节都真实可感，构成了作者成长过程中的生命底色。故乡大地上的水稻、棉花，印证了曾经的岁月，以及旧时光里的人和事，代表着可亲近的土地和旺盛的生命力。剥去修辞，具体的物象借助朴素文字，折射出对美好时光的追忆和对故乡无尽的怀念。作者坦言：“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，有时候追回故乡，有时候追到天边，有时候追入文字，更多的时候，是追进梦里。”通过回忆构建的诗意存在，是生命的支点。这个故乡，在過去。

阅读时，我对书中描写故乡人事皆非的惆怅深有共鸣。故乡，是离开之后才能真正拥有的地方。自从外边求学、工作，作者与故乡在物理空间上渐行渐远。但他始终无法挣脱那根深蒂固的牵系，思念故乡是生理和心理不可抗拒的本能。偶然回乡的亲密接触中，他惊讶地发现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故乡全然不是记忆中的模样，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变迁，更是乡村凋敝的尴尬处境。在快速变革的年代，城市文明大刀阔斧地推进，“年轻人外出打工了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。村里人抱怨说，山上柴火越来越多，没有人砍了，映山红开得再也不如从前漫山遍野地艳丽了”。村里的古树被贩子买走，带着它的过去消失。“我经历了继母去世之后最难以忍受的一次生离死别。”缺失了可供依赖的自然万物，故乡已然失却了呼吸、脉搏和心跳。这个故乡，在眼前。愈是为故乡的沦陷失望，愈是努力追索曾经的美好。在不断地远离和企图再一次亲近的艰难跋涉中，“我的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”，“我一度觉得自己在这个故乡已经没有了未来”。“没有那些杂草丛生的山坡，我不仅难以偎依地球，而且真的无法抵达天空了”。那种被万物和土地悬空的迷茫焦虑，是失了根的游子的痛苦。怀念过去，忧虑未来，怀念和忧虑都是热爱故乡的方式。细腻敏感的思维，纯粹真挚的文字，对乡愁的书写如此真切。

最让我受启发的，是书中对故乡更本质的思考。传统意义上的故乡，是出生地。“我”追寻的绝不是地理上的一个区域，而是安养身心的处所。在日新月异的过程中，乡村最宝贵的文明正在消逝。发展必然带来乡村的毁灭吗？“故乡的守望者”在不断地碰撞和叩问中，坦言“不再因为日夜思念它而忘记丰富的世界”。他远走欧洲，接触并容纳陌生世界的所有见闻和体悟，希望将故乡拓展为所热爱的一切。在故乡，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景，生长空间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。只有走出去，走到更广阔的天地，接触多元文化，丰富学识和经验，就好像不断地换盆，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，实现人生价值。这个故乡，在将来。

读完这本书，我深深感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守望者，在追寻与逃离间徘徊，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，最终在思考中成长。

烽火映少年 热血照初心

——读《“烽火少年”系列》

聂楠/文

翻开《“烽火少年”系列》第一册《侦察兵小侯》，封面上杨明霞绘制的插画先吸引住目光。画面中，穿灰布军装的小侯猫着腰，攥着情报，身后是硝烟弥漫的村庄，眼神却亮得像淬了火。这画面瞬间把人拉进那个战火纷飞年代。原来，烽火岁月里的少年并非课本中模糊的“小英雄”符号，而是像小侯这般会紧张也会勇敢、能用智慧在刀尖上行走的鲜活孩子。

这套书最动人之处在于，有令峻笔下的少年英雄“不悬浮”。他没有把小战士们写成无所不能的“神童”，而是从真实人物故事中取材，让每个孩子都充满烟火气。《侦察兵小侯》里，小侯第一次去敌占区侦察，路过自家旧院时，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了一眼，指尖攥紧口袋里母亲织的半块粗布帕子。这个细节令人心头一软，原来英雄也会想家，也有藏在心底的柔软。《勇闯铁矿井》中，少年们钻进黑漆漆的矿井时，也会怕得手心冒汗，可一想到要破坏敌人的采矿设备，又咬牙往前冲。《智护宝鼎》里，孩子们为保护文物，假装成放牛羊的娃，跟敌人周旋时，差点因紧张说错话。这些不完美的细节，让少年英雄的形象更真实，也让小读者明白：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害怕了还敢往前走。

书中的故事如一串串葫芦，酸甜中裹着热血。《三个小八路》里，三个少年各有本领：年纪稍大的柱子会修枪，机灵的小满擅长跟老乡打交道，最小的石头跑得快，能当“通信兵”。他们凑在一起，帮八路军送情报、藏粮食，甚至设计把敌人的战马引到八路军的包围圈里。有令峻的语言不复杂，却特别擅长抓场景：“月光洒在麦场上，小满蹲在草垛后，听见敌人的皮鞋声‘咔嚓咔嚓’越来越近，手里的信号弹都快攥出汗了。”简单几句，就把紧张气氛拉满，让人跟着屏住呼吸，直到看到敌人走远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种“沉浸式”讲述，让小读者不是“听故事”，而是像跟着少年们一起经历冒险。

杨明霞的插画也为故事增色不少。每篇故事都穿插着几幅插画，有的画少年们在山路上奔跑，有的画他们跟老乡一起藏粮食，还有的画他们凑在一起研究战术。这些插画线条朴实，色彩却很有力量。灰黑色的硝烟里，少年们的军装是淡蓝的，红领巾（或红布条）是鲜红的，像黑暗里的火苗。比如《智护宝鼎》里，孩子们把宝鼎藏在山洞里，插画中的宝鼎泛着青铜色的光，少年们围在旁边，眼神里满是守护的坚定，让人一眼就懂：他们保护的不仅是一件文物，更是民族的根。

有令峻作为曾当过装甲兵战士的作家，写战争场景特别有“实感”。他不会刻意渲染血腥，却能通过细节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少年们的勇敢。《勇闯铁矿井》里，少年们在矿井里遇到塌方，石块砸下来时，柱子一把推开身边的小满，自己的胳膊却被擦伤。《侦察兵小侯》中，小侯为拿到敌人的布防图，在敌人的岗楼外蹲了整整一夜，天亮时嘴唇都冻得发紫。这些细节并非为了“煽情”，而是为了告诉小读者：我们今天的和平，是无数像小侯、柱子这样的人，用吃苦甚至牺牲换来的。

这套书就像一座“桥梁”，一头连着烽火岁月的热血记忆，一头连着今天少年的成长。有令峻用简洁的文字、真实的故事，把民族的精神密码藏进书中；杨明霞用生动的插画，让那些记忆有了色彩与温度。相信每个读过这套书的孩子，都会记住小侯、柱子、小满们的故事，明白：少年强，则国强，这份初心，永远不能忘。

血色胶片与不灭火炬

——观《731》有感

韩盼锋/文

当银幕上“731部队”烙铁状队徽在黑暗中浮现，哈尔滨平房区的寒雾似穿透光影，将观众拉回那个被暴行撕裂的年代。电影《731》未停留于血腥场面的堆砌，而是以克制却极具穿透力的镜头语言，在历史废墟上点燃一束不灭的精神火炬，让观众在沉重回望中，读懂“铭记”与“守护”的真正含义。

影片对历史的还原，藏于无数令人揪心的细节。零下三十摄氏度的雪原上，被用作“冻伤实验”的平民裸着手脚，冻疮溃烂的皮肤与冰雪粘在一起，可他们始终挺直脊梁，不肯弯折。实验室的玻璃罐里，浸泡着无辜者的器官，标签上冰冷的编号背后，是母亲失去的孩子、妻子等待的丈夫。而藏在地板缝隙里的铅笔头、偷偷绣在衣角的“回家”二字，又将普通人对生命的渴望与尊严，刻进每个观众心里。这些镜头未刻意渲染痛苦，却以无声的呐喊，让观众切身体会到战争暴行对人性的摧残，也让“反对侵略、捍卫文明”的信念，从抽象口号变为沉甸甸的共情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影片展现黑暗时，从未熄灭人性微光。药剂师程思远冒着生命危险，将实验数据写在油纸伞的伞骨上。油纸伞在暴雨中被淋湿，字迹晕染却更清晰，正如他心中那份“不能让真相被掩埋”的执念。少年阿木在铁丝网上，用石子在墙上画下太阳，阳光透过铁窗缝隙照在画上，形成一道破碎却温暖的光带，那是苦难中永不熄灭的希望。还有那些冒着被处决风险，给囚徒递一块干粮、指一个逃生方向的普通士兵，他们的选择证明，即便在最黑暗的深渊，人性的善良也不会彻底泯灭。

影片结尾，幸存的老者将珍藏多年的实验记录交给博物馆。泛黄的纸张在阳光下展开，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，却像一把钥匙，打开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。这一刻，银幕内外的人都明白，《731》讲述的不只是一段血泪史，更是一场关于“传承”的精神接力。我们铭记暴行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从历史苦难中汲取力量，守护当下的和平。那些在黑暗中坚守正义、守护希望的人，用生命点燃的火炬，早已传递到我们手中。

走出影院，秋日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踏实。《731》如同一面镜子，既照见历史的黑暗，也映出人性的光辉。它让我们懂得，和平并非理所当然的馈赠，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用清醒的认知、坚定的信念去守护的珍宝。

这把自血色胶片中升起的精神火炬，终将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提醒每一个人：唯有铭记历史，方能守护未来。